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和靖集 目錄 卷一至四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姜士安

集部四

和靖集目錄　　別集類三　宋

卷七
師說下
卷八
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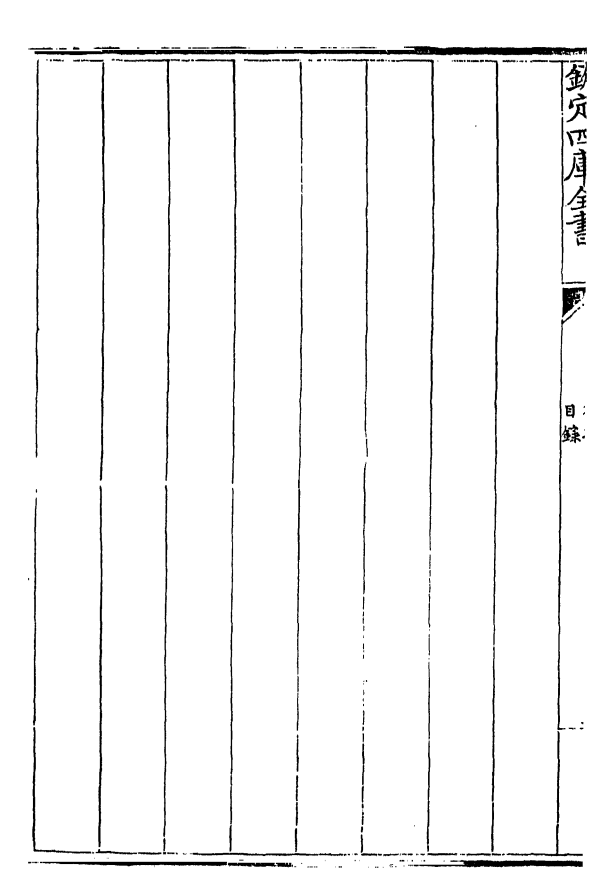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和靖集八卷宋徽猷閣待制河南尹焞撰焞字彥明年十二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黨籍不對而出靖康初賜號和靖處士後以范冲張浚薦入經筵列侍從旋乞致

仕集凡八卷首列奏劄二卷次詩文一卷次壁帖一卷是其手書聖賢治氣養心之要帖之屋壁以自警惕又次師說三卷則其門人王時敏編輯末附年譜為第八卷朱子語錄謂焞文字其有關朝廷者多門人代作今亦不可復考然指授點定亦必焞所自為亦猶曾昌一品集序雖李商隱作究以鄭亞改本為勝正不必盡自己出也乾隆四十二年五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和靖集卷一

宋 尹焞 撰

奏劄上

諫講和劄子

紹興八年冬十一月金人遣張通古爲詔諭江南使蕭哲爲明威將軍副之且入境朝廷遣起居舍人范同接伴十一月甲申殿中侍御史張戒曰不云國而直云江南是用我太祖侍李氏晚年之禮也上章力論之禮部侍郎曾開亦奏謂不當忘仇敵而講和秦檜怒罷曾開職時先生焞在告朝廷之議未定金使在館已浹旬朝野遑遑乃上疏曰

臣輙罄愚衷上干聖聽退循借易甘俟誅戮伏念臣本
山野陋儒絶意仕宦靖康之難幸脫危辱遭遇陛下遠
加聘名不容固辭力疾造朝一歲四遷亡身未從便塵
禁近封章八上天聽莫回臣踈愚衰病决難冐處況今
金使在廷國家之事臣切意睿謨已定足以懾敵今者
决句未覩長策中外憂憤人心靡寧臣屢欲親叩冕旒
少布愚見而臣自十二月十六冐寒暴下謁告卧家雖
加藥石至今未愈由是不能勉強祗命覲望清光又慮

一旦溘先朝露賫恨九泉辜負陛下眷遇之意臣之區區不敢默已切惟本朝戎虜之禍亙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絶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仇敵未殄然頼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貳遠近愛戴國勢可保設若人心輕揺豈至今日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来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亦且屈意

降志以迎奉梓宫請問諱日為事遂使金志益驕謂我無人乃再啓和議於今日意欲潛圖混一臣妄吾國陛下必為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徐謀而熟慮乎抑且在廷之臣不以告也臣觀陛下所以不顧衆説力求和好者不過謂梓宫未還父兄宗族在人掌握不知金人之情專尚姦詐金人之求無有紀極坐竭帑藏斂及百姓撼動人心沮喪士氣異時悔之固無及已禮曰

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陛下方將信仇敵之譎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況使人之来以詔諭為名以割地為要欲與陛下抗禮於廷復使陛下北面其君則是降也非和也今以不共戴天之讐與之和猶且不可況實降乎臣切為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内亂懼我襲已故為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訓飭號令申嚴賞罰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耻尚何和之為務臣願陛

下深思熟慮廣採衆論以全大計勿以成筭重於改圖則天下幸甚仰惟聖謨默運必使萬全固非臣愚所能窺測然而中外之議跼蹐靡寧機事之微生靈所係伏望陛下萬機之暇曲賜睿覽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貽秦相書

先生上疏論和議不報金國人使在館多日議論不決乃貽書時宰秦檜書曰

焞比叨除目即以病纏念惟踈愚謬與獻納辭避之請屢上不從方今金使在廷天下憂憤初欲勉强拜命侍

清閒之燕盡區區於冕旒之前退見相公論天下之大勢邇來疾病日加兩足寒痺不能自勵以効誠悃前者輙具劄目畧陳中外之議今已浹旬未聞朝廷有以待金人之計機會之微間不容髮焞雖昏憒之餘不忍默已相公亦知今日天下之心將失軍旅之心將揺士大夫之氣將喪宗社之計岌岌而危乎主上輟駕南轅十二年矣江淮之間久無竊發豐歉相繼不至流亡更加經理足以自治邉境之防雖未盡善歲竭帑藏使之足

食不愛重祿以為信賞將士之心猶知逗遛無功之為恥決戰敢前之相尚朝廷每有以激厲懲勸之可收萬全之效是豈非得人心而然乎今若和於金人彼日益强我日益削中國號令皆從金出國事廢置皆從金命侵尋朘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禍讒間疑貳將帥有誅戮奪權之害姦宄生心大勢奈何將見異時金人坐收成功相公被天下之責無所歸咎願相公榻前力陳大計以謂金人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讐靖康以來屢墮其

術令若一屈膝使為口實賈怨飭兵自困自斃豈忍直
為此議比者切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
之中有年矣然未聞金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
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則金人虎狼貪噬之
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覬有以革其已
然豈意為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内
則進君子而逺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之
孝弟通於神明主上之道德成於安强勿以小智孑義

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焞病體衰羸日甚一日歸田之請前後八上投老山間側聞作新之政此相公之賜也況天下乎秦檜得書請之已不樂至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愈不悅及又見先生辭免萬壽觀劄子有云比嘗不揣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闊已驗於今跡其愚庸豈堪時用秦檜見豈堪時用字深切銜之乃見上具言尹焞劄子有所議不可不為施行乞將尹焞所上文字盡付中書當為詳酌行之上遂以先生所上奏上劄盡付中書而秦檜遂切齒於先生矣

涪州被召辭免狀

和靖處士尹焞今月准宣撫使司發到尚書劄子一道

攄朝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兼史舘修撰
資善堂翊善臣范冲奏舉自代六月十五日三省同奉
聖旨尹焞召赴行在仍令川陜宣撫司以禮津遣前来
者右焞伏念昨於靖康中累被召旨以疾力辭誤蒙告
命賜之美名聽其退處方安田里尋被金人侵犯河洛
全家遇害僅存一身脫命賊境奔竄三蜀流離累年疾
病憑陵志意衰耗有加前日兼以所習迂濶之學施之
事功一無可者不待人諭自知甚明謹具狀申宣撫使

司伏乞鈞慈抹録焞狀申尚書省所有前降聖旨指揮施行寢罷以安愚分伏候鈞旨紹興五年十月日具位狀初二申發

第二狀

右焞近准宣撫使司遞到尚書省劄子一道坐檄猷閣待制范冲奏舉自代奉聖旨召赴行在已具狀申使司乞賜備申朝廷伏望寢罷前降聖旨指揮去訖今月二十八日再准宣撫使司降下御寶封發到尚書省劄子

坐范冲奏乞委所在州郡備禮敦遣及沿路津送疾速前来奉聖旨令川陜宣撫司差撥人船優給路費以禮敦遣前来者伏念焞賦才至陋禀性甚迂蚤以受學程頤之門大觀中嘗致人言重惟布衣之賤名玷臺章杜門絶交於人者垂二十年由兹世事懵不通曉昨緣靖康當路之士誤抶虚名交薦於朝屢被詔旨以疾力辭蒙恩授以處士實遂田野之性尋遭鄉閭陷没妻孥屠害傷殘一身逃竄萬里今則憂患薰心驚惶失志耳聵

足弱聽履不任形神俱瘁又非往昔之比豈足上副延求遠屑號召加之軍國多事財用匱乏之際有司津遣之費莫非民力其於愚分尤所未安玆者不避罄瀝肝膽具陳恍懇庶幾感動朝廷追回召命謹具申宣撫使司伏望鈞慈特賜敷奏所有前降聖旨指揮乞賜寢罷施行伏候鈞旨紹興五年十月日具位尹焞狀二十九日發

第三狀

右焞先於去年十月內兩狀申宣撫使司乞備錄申奏

朝廷辭免召命未奉指揮間又於今月十二日蒙宣撫
使司差官齎到御前金字牌遞角一道准去年十一月
八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尹焞特受左宣教郎
除崇政殿說書仍令川陜宣撫司依累降指揮加禮敦
遣赴行在所者切惟國家極治之時西閣講臣寔儒者
之遴選元祐之初焞師程頤首自布衣名居此職載之
簡冊永為令典而焞人微材下質薄罷陋徒以叨承家
訓粗守師說獲玷美名已懷忝冒豈為朝廷過聽屢頒

召旨繼下除書改授京秩俾參經幄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焞衰病流離傷殘窮獨之狀如前所陳加之晚塗多難素業總廢何以贊天子五學之成當儒者千載之遇矧惟中興圖治兼收羣策之日其講讀之臣或備顧問豈若平時尋章摘句專於論說而已宜得俊傑之士博通古訓深識時務者來膺斯選殆非疲老踈愚之人可以冒處伏望朝廷察其誠懇檢會所陳事理特行寢罷近降除命謹具申宣撫使司乞賜備録敷奏施行

伏候鈞旨六年正月十二

第四狀

右焞今月十三日准宣撫使司牒差使臣史誠齎孳到行在入內內侍省御前金字牌遞送到告一軸特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契勘先於正月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照會已除上件恩命尋具狀申使司伏乞備錄敷奏朝廷辭免去訖見在涪州聽候指揮所有今來齎到告命不敢祇受除已繳申涪州寄納軍資庫謹具狀

申宣撫使司伏乞照會謹狀六年二月十四日

第五狀

右焞先蒙聖恩召赴行在所及准告特授宣教郎崇政殿說書累具辭免奉聖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焞恭禀聖訓不敢固違詔旨除已力疾就道起發前去及候腰膝稍安日謝恩授告申陳去訖伏念焞自夏涉秋傷暑飲冷臟腑不寧腰膝至今未安拜跪尚自艱難有所告命未敢祗受兼以暑月江水泛漲未平難以舟行起發

未得恭承嚴名又以數月夙夜憂懼不遑啓處今於九月十七日安舟起發前去重念焞山野空踈自度不足以副朝廷招延之禮加之流離以来多病少安齒髮既衰精神凋耗茲緣病故起發稽遲雖已就道亦恐觸冒風霜不任寒暑疾疢有加筋力寖弱既不堪朝廷職任又不能入奉朝請虛負聖恩隕越無所謹瀝誠懇別具披陳欲望朝廷察焞情實非敢矯飾乞將前降焞告命寢罷施行庶俾衰老餘生安分遂性免迤運於前路聽

候指揮謹具申宣撫使司乞賜備録申奏施行右劄下在十二月二十六日

右五狀並在涪州具申四川宣撫司乞備申朝廷時朝命敦遣甚急川陜官屬日夜敦禮候門不容停止遂不得已辭官罷勉應詔起離

第六狀見紹興七年正月十三日省劄

第七狀見正月二十三日省劄

第八狀

右云云去歲以来累蒙趣名恩禮優渥非所敢當懇辭

六七未賜允俞除不敢祗受告命外扶疾逺來既至江州所苦增甚不能前進今奉聖旨令所至州軍以禮敦遣在於愚分尤不遑安伏念焞一介草茅初無寸長舊學迂闊忘廢殆盡行年七十疾病交攻一日之間半在枕席耳目聾暗步履艱難衆所共知非出矯偽若使稍能支持亦不敢以固陋為辭義當奔走闕下少思補報以稱聖朝招延之意以合古人進退之道豈當固違嚴名自速罪戾力求罷免誠非得已伏望朝廷特賜敷奏

收還成命俾得自便訪求醫藥免致重累流離道路實荷國家全活之賜伏候指揮

第九狀

和靖處士尹焞右焞今月十九日巳時准尚書省紹興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并七年正月十三日兩次降到劄子指揮催促兼程前來赴行在所契勘自涪州起發日具狀申四川制置大使司乞備申辭免恩命沿路聽候指揮正月二十一日至鄂州緣疾病有加具狀申尚

書省二月十九日至江州再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前降恩命未奉指揮閒於今年四月十七日准二月二十五日御前金字牌御封尚書省劄子續准都進奏院遞到四月初四日尚書省劄子催促疾速起發於十八日辰時兩具狀自江州繳申尚書省再乞敷奏令更不敢重疊冒瀆伏望憐察愚誠非敢飾詞上欺朝廷乞檢會前狀早賜指揮施行

第十狀 並見所下省劄

第十一狀

第十二狀

第十三狀

第十四狀 並畧同

右㝷今月二十五日戌時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御封尚書省劄子一道奉聖旨不許辭免催促疾速赴行在所供職者重念㝷鄉關陷没全家遇禍失身盜賊之區積憂懷忿潛伏山谷者累年既而間關入蜀萬里一身年

垂七十白首無歸人生窮獨何以加此方兹栖栖之餘
仰蒙聖君誤採虚名濫膺名命自紹興五年十月内至
今年四月凡五被御前金字牌再被尚書省劄子累蒙
朝廷指揮令所在州軍以禮敦遣以焞艱虞羈旅之迹
分甘委棄於聖時以焞一介草茅之賤豈當俟駕而後
行況今國步尚艱乃臣子効忠之日即兹數事在於分
義無一可辭實以既老且病學問無取耳瞶足弱聽履
艱辛疾病有加日虞委頓决不能支持前者累狀陳懇

實出愚誠非敢稍有毫髮懷私擇利故為矯激妄欺朝廷以速罪戾兼焞已於今月十八日兩具狀申江州繳申尚書省乞特賜敷奏許令自便訪求醫藥免致道路委填溝壑佇瞻闕庭日覬俞允伏望早賜施行

第十五狀

右焞今月初四日午時准五月二十九日巳時御前金字牌降到御封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尚書左僕射奏以焞辭免新命未聞就道令江州守臣疾速以禮津遣

者伏念焞自父祖而上仕於本朝食祿者八世如焞愚
惷自知不堪世用分甘老死明時亦常濫竊高世之美
名畧無片善之稱在國家何負於焞顧焞何補於國家
自薦膺名吉以來實以疾病侵凌乞追回成命已十四
狀賦性山野言多拙直不識時宜冒犯朝廷日覬罪戾
之獲豈謂猶加寬貸尚欲招徠禮益隆厚仰見聖朝求
賢待士之至搜揚微陋之誠聞命震驚感恩流涕若尚
敢高卧養痾夷倨抗請在朝廷即行誅戮固已晚矣言

君臣之分義者固已切齒於焞矣朝廷尚或憐而貸之亦天地之所不容鬼神之所不赦也焞切見方今國步尚艱中原未復進退人才當明緩急今日之務無非繁劇宜先俊傑以濟艱難白首書生動輙迂闊用於平時徒美聽觀施於今日何益事功縱俾犬馬之齒未衰負薪之疾可力其於時事素不通曉况使獨持老病之餘接武英豪之後見聞僻陋冒列經筵又何足以發明旨義啓沃聖聰考古驗今裨賛元化之萬一哉儌倖以進

必致人言負罪而去在焞何惜豈不念貽累朝廷取笑四方上辱君相下負師友焞今年垂七十惟事安死於時無補於身何有反求諸己自知甚明詢之於人孰不指目重念焞今疾病憂懼全在牀枕俟罪之餘惴惴待盡前後所陳實出迫切雖在草野敢忘愛君若謂矯飾非焞所學伏望朝廷早回天地之大造曲貸螻蟻之微生許令自便訪求醫藥使終殘喘實荷國恩伏乞特賜敷奏施行伏候指揮

第十六狀

右焞五月二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檢會四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催促疾速赴行在所供職者契看四月十八日及四月二十七日三具狀申尚書省以焞疾病浸加提携重累乞賜俞允訪求醫藥得以自便至今四十餘日並未蒙朝廷施行切念焞流離道路今已十月自至江州又已三月有餘正此極暑非惟焞一身見在枕席全家老幼盡皆疾病已見失所不

免仰於朝廷乞賜憐恤檢會四月十八日及二十七日三狀早賜敷奏放令自便免致道路委塡溝壑伏候指揮

第十七狀

右焞自紹興五年十月初二日被名命紹興六年二月十三日准川陜宣撫司差官齎降到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告命一軸及袍履等焞以疾病拜跪艱難有妨拜受即時具狀申繳在涪州軍資庫至今前後十七次

具狀申朝廷辭免上件恩命乞歸田里訪醫自便累准
朝旨未賜俞允焞以沿路州軍不敢敦迫雖强扶持已
至國門緣在路衝冒所患轉加見招醫調治未獲痊愈
所有准今月十一日尚書省劄子再降到元給告命委
是祗受未得除見别具狀申辭免乞特賜指揮依舊將
上件告命等付元寄官司收管仍乞檢會累狀早賜敷
奏施行伏候指揮

第十八狀

右焞昨者誤蒙名命敦遣出蜀扶病登舟日增惴懼近者入建康府界已及國門竊念焞近日又苦痢疾一夕之間輒十數起見用建康府醫人王琦調治畧未痊安癃老癈疾情實可憐伏望特賜敷奏許之自便以畢餘生伏候指揮

第十九狀

右焞昨者誤蒙名命敦遣出蜀蓋已歷陳愚陋無補事功加之兩歲之間經涉萬里疾病侵尋屢困道路比復

卧病國門至於委頓仰荷聖主親遣中使就加撫勞宣醫診視賜予過儀且令調治殘骸入覲宸扆而焞尫羸之質倍費調攝雖疾病向安而筋骸尚劣大懼久稽君命罪不容誅早夜以思罔知攸措伏念焞前後懇辭及今凡二十狀情實切至不敢誕謾雖聖旨寛假又許入城調治以俟痊安而焞偃仰稽留豈遑安處日月漸久人將謂何又慮踈賤之言未必皆能上徹天聽謹將前後二十狀録連在前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恩命以

協師言伏候指揮右通涪州貟司申狀共計二十狀係到闕日繳連具申辭免者至閏十月初八日又被旨除祕書省校書郎兼崇政殿說書所有辭免劄子錄於後除祕書郎恩命亦係三次辭免

辭免除祕書郎劄子

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尹焞劄子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祕書郎兼崇政殿說書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焞遠自草萊誤蒙收召經帷之命已非所宜方欲陛對之間力陳固陋今復躐處祕書尤為美職恩榮重復實不自安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命伏候指揮閏月

十一日有旨不允令閤門先次朝見供職

第二劄

新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尹焞劄子奏臣猥以非才蒙陛下萬里招聘道路連年疾病屢作懇辭數十天眷日加顧臣何人得此異數今者負薪之疾偶獲少瘳既已入拜冕旒於軒陛之下登對清光於咫尺之間疏遠之臣榮幸極矣伏念焞材質凡陋學問迂疎已及衰殘濟之疾病自度無以開發聖明裨補政治伏乞依臣

前件辭免特賜收還崇政殿説書恩命許臣在外自便

取進止十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第三劄

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焞祕書郎兼崇政殿説書

已罄愚衷乞行寢罷奉聖旨不允先次朝見赴講筵供

職伏念焞猥以庸虛備數勸講辭不獲命愧懼已深方

念誠懇未伸恩寵過厚至於祕省美職尤出非宜兼焞

被命以來未有一字之稱旬月之勞僥倖如斯敢復叨

冐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新除祕書省祕書郎恩命庶使稍獲自安勉於經筵粗圖報効伏候指揮

辭免除祕書少監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祕書少監依前兼崇政殿說書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焞本草莱之人誤蒙聘召擢受臺郎俾侍經帷眷遇優異不許固辭叨冐累月衰病日甚絲毫無補坐縻廩食焞雖至愚寧不知愧徒以被旨解釋論語未就未敢干告朝廷乞歸田里豈可更

貪龍榮躐進美職聖恩雖厚實出無名况東觀令承以
待英進豈焞病廢得以冒居伏乞特賜敷奏追回成命
以安愚分伏候指揮紹興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左宣教
郎祕書省祕書郎兼崇政殿說書尹焞狀

第二狀

今月初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除祕書少
監奉聖旨不候受告日下先次供職契勘先准尚書省
劄子奉聖旨除前件差遣已具狀申尚書省以焞衰病

辭免乞賜追寢恩命未蒙指揮伏念焞見以病瘡在假不任步履欲乞檢會前狀事理敷奏乞行寢罷施行伏候指揮

第三狀

伏以圖書之府朝廷待天下英才以備任使昨蒙聖恩除祕書郎自以衰老迂愚名實不稱顧視同僚已極慚靦今復躐處上列非據益深未被俞允不知攸措重念焞草萊寒士本無見聞昨蒙招延俾待勸講既已辭不

獲命止欲扶病造朝一見聖主即求退居田里會有旨
講解論語又值車駕時巡百司進發所以未敢干瀆朝
聽豈謂誤恩復加進擢揣分量才無一可者伏望特賜
敷奏收還成命伏候指揮

第四狀

近三具狀申瀆朝廷乞寢罷新除祕書少監恩命未蒙
矜允切念焞草萊寒士本無所長誤蒙聖主招延置之
講席非不知幸加之一生迍邅白首流落初無姓名在

人齒牙日者起自布衣得侍聖主清閒之燕豈不知榮幸至此實為過分豈不欲勉勵愚鈍少酬眷禮但焞以才術淺拙學問迂疎疾病侵凌志慮衰耗技止於此無補今時惟有知足安分戒之在得或可以不累師友不辱聖朝少助廉恥之風使天下謂朝廷聘名之人粗知分守亦足以為朝廷美事情實誠懇非敢誕謾拙於言辭未能取信伏望檢會累狀曲賜敷奏追寢新除祕書少監恩命伏候指揮右劄三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不許再有陳請可速就職以

副崇重儒學之意

第五狀

近四具狀乞寢罷新除祕書少監恩命者伏念㷀雖庸愚粗知忠信處身甚約不敢過求平生里社之間去就取舍未嘗以一語欺人人頗以是信之今年垂七十濫稱儒士豈敢矯情作僞以不忠不信之言欺於君父之前哉實以學問荒唐加之老病昨蒙聘召固已力陳其不堪聖上過聽必欲見其面目促召再三恩禮隆厚臣

子之分懼獲譴誅止欲扶病造朝旬日之間即求閒退不謂洊蒙超擢驟冠同列使焞筋骸年齒稍可支持其在素志猶不敢當況是尫羸昏忘舉動艱難少壯之榮反成苦楚唯有退閑自適是為重恩方欲乞身敢復叨據區區之懇始末不渝皆出忱誠了無矯偽伏望朝廷更賜敷奏收還前件祕書少監恩命伏候指揮

辭免兼史館日歷狀

左宣教郎試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尹焞狀契勘本

省長貳依條不與修纂至紹興元年七月內因祕書少監程俱申請特令修纂日歷後來緣重修實錄因而又兼史館職事切緣焞見係崇政殿說書不惟拙於文筆不通史學兼間日赴經筵進講文字又有專得指揮解說論語未了委是精力有限難以兼營修纂欲望許依舊來條例特免史館日歷職事伏候指揮四月九日三省同奉聖旨特依

和靖集卷一

和靖集卷二

宋　尹焞　撰

奏劄下

再乞歸田里劄子

伏為年齒衰邁疾病侵尋自昨初赴招延已於奏對之日乞俟旬月之間即歸田畝近者又常面乞骸骨不蒙允從切縁焞日来疾病益多加之嘔血欲乞特賜敷奏許歸田里伏俟指揮

辭免除職宮觀二狀見四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七日二劄內

辭免直徽猷閣職名狀

右𤪌云云伏念𤪌雖甚庸愚豈不知遭遇聖世眷戀君恩但以行年七十疾病百出精神筋力勉强不前所以必求閑退保養殘年今不蒙朝廷許致仕而去至於改授職名奉祠闕下使之便閑時奉勸講聖恩隆厚不敢固辭然而延閣寓直實為清選請去而得何異要求𤪌今更不敢力請自便止乞收還貼職少安愚分伏望朝

廷特賜敷奏施行

辭免賜緋章服狀

左宣教郎新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兼崇政殿說書尹焞准勑特賜緋魚袋伏念焞自被名除叨榮有愧比緣卧病方請退閑更蒙寵錫身章益隆異數在焞山野之質有所未安伏乞特賜敷奏收還上件恩命伏候指揮

辭免太常少卿狀見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所下

第二狀

准尚書劄子以焞辭免新除太常少卿奉聖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伏念焞行年六十九歲昨蒙朝廷察其衰病罷免祕書少監改授前件差遣自後老病交攻甚於前日念惟坐享禄食專以說書為職方聖上日御經筵未敢求去止欲候秋講罷日乞歸田畝今來復蒙除用豈不知榮但以年老久病筋力衰廢實難勉强伏候

勑旨

辭免除禮部侍郎劄子

臣十一月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權禮部侍郎張詢除太常少卿並日下供職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切緣臣近以衝寒冒濕臟腑暴下於十一月十六日在假權將執事交割與以次官主管見今將理未安今來除已遵次指揮日下將太常少卿職事交割與張詢外伏念臣本以庸虛誤膺名用尸素朝列有愧於心嘗以學術迂疎年齒衰邁丐歸田畝未賜允

俞豈可更復叨冒寵榮濫廁法從上恩雖厚公議謂何欲望聖慈追還成命以臣見今衰病伏枕乞除一在外宮觀以安愚分伏候勑旨

第二劄

伏念臣久侍經幄無補聖朝敢謂誤恩復加陞用眷惟臣學日迂陋老病侵凌雖欲更冒寵榮力雖勉强云云再奉德音惟深感懼尚餘愚懇必覬矜憐伏念臣名自草萊擢侍帷幄虛辱禮遇何補聖朝屢丐歸田誠非矯

飾繼請致仕實坐衰遲遂蒙處之直祠養其老病上體
至意莫獲固辭豈期復被簡除大駭聞聽載惟寵異彌
切兢惶念一歳四遷顧恩榮之已極而十日九病則衰
遲之可知深負素飡難逃清議且人無既老復壯之理
而禮有辭尊居卑之譏揣分度宜無名可受況臣近者
暴下尤覺頓衰致精力之昏疲增聽履之蹇𧄼既難任
事豈合貪榮矧惟宗伯名曹詎容安受講臣清選奚得
久居伏望洞鑒丹衷曲全素履亟投閑散使畢衰殘貪

祿忘歸已厚顏於朝路見得思義敢重辱於師門仰覬

天聰俯從人欲所有上件恩命欲乞寢罷伏候勅旨

第三劄

伏念臣久侍經筵畧無報効坐縻廩食分所不安加之

見病伏枕日就困殆欲望聖慈矜憫老病特賜收還成

命以安愚分伏候勅旨

第四劄

伏念臣學識迂踈豈堪時用加之老疾精力日衰頃縁

誤被招延躐陞華要聖恩隆厚不聽固辭然久竊寵榮
實增媿懼近拜奉常新命仰體眷意未敢即便求歸田
里重念臣未奉上件恩命以前為咎暴下已申臺省在
假將理丹藥雜進畧未少安復蒙簡除第深感泣惟從
班清峻固非鄙陋得以冒居而衰病沉縈實以筋力難
於勉强臣今老病已極日就危殆欲望聖慈曲賜矜念
特許收還成命俾遂安養伏候勑旨

第五劄

伏念臣行年六十九歲見因暴下氣喘足弱疾勢日增未有安期雖欲勉强必致顛仆臣久荷聖知粗守忠信不敢矯僞妄稱疾病以欺君父欲望聖慈特賜矜憫收還成命俾遂將理

再乞歸田里劄子

新除左通直郎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尹焞奏臣伏為任太常卿日以感寒暴下遂申臺省在假將理病中蒙恩命權禮部侍郎兼侍講累具狀辭免未奉俞允忽蒙陛

下哀憐就蒙賜告天地生成之恩何以論報臣豈不願
力疾一出上副陛下待遇之意然臣今來所病馴致虛
極醫藥不效無有安期況臣大病伏枕已二十餘日衰
老至此見苦滑泄氣虛喘促足弱筋攣耳聾目眩心識
昏耗百病交攻委難勉強欲望聖慈放歸田里以便安
養伏候勅旨

第二劄

臣伏自十二月十六日第八次具奏辭免前件新除恩

命及緣老病乞歸田里至今十日未奉俞旨卧病伏枕展轉呻吟已四十餘日藥石雜進畧無少痊數日以来更加心疼脅痞眊眩繼作自知衰羸未易醫治重念臣一生寒賤晚遇聖明朞月之間致身侍從豈無眷戀少報生成而自未蒙除授以前得疾在告至於憊甚聞命之日感激聖恩雖欲自勵以趨卒難勉强况臣平生所學粗守忠信行年七十何忍欺君欲望陛下念臣實病保臣殘年特降聖旨放歸田里或除一在外宫觀庶幾

安養可就痊平臣病軀苦楚日夜延望必覬允從仰惟
天地父母之恩少加矜念臣頻有冒瀆天聽甘俟斧鉞
之誅伏候勅旨

辭免除徽猷閣待制

新除左通直郎尹焞臣比因老病前後十上章乞收還
新除禮部侍郎兼侍講恩命放歸田里正月初十日准
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
侍講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本緣衰疾不能拜

命故敢屢瀆天威力請閑退今復進職西清奉祠行闕尚使荒陋綴直講筵天眷加隆感深涕霣而臣懇誠殫盡辭說已窮未能感動淵衷曲賜孚允豈得辭勞就逸求去復遷上欺朝廷以要榮寵其於義分益所未安況臣衰病日加畧無痊愈欲求追罷成命檢會累奏放歸田畆伏候勅旨

第二劄

伏念臣年老卧病非敢詐罔前後所陳辭窮理盡忱誠

雖竭天意未孚且臣起自草莽驟躐禁塗得君遇時千古罕見豈不知君命之嚴事上之義在於臣子只合遵承安敢抗拒恩命辭避榮寵實緣疾病沉痼決難勉强凡在朝列皆所見聞欲望云云

第三劄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義迺君臣之大倫報施之道也臣獲侍燕閒一歲之久五遷名秩率皆清華則陛下所以使臣可謂盡禮矣臣敢不盡事君之義圖報陛

下乎臣自辭免禮部侍郎恩命章疏十上條例懇請悃愊殫盡未奉俞允臣草芥微賤固無足道而朝廷名器之重豈宜輕以假人深慮辭之不至誠之未格不避再三之瀆重陳當去之義仰干天聽惟陛下赦其愚使畢其說以全事君之義不勝幸甚臣自造闕廷職在勸講而本無學術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叨厚禮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臣義當去者一也臣起自草萊誤應名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

臣貪戀寵榮遂係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非特上累聖知將復貽辱師友此臣義當去者二也臣每念誤受寵知蔑聞補報比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愚已驗於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臣義當去者三也臣昨拜命奉常曽未踰月方移病告遽擢春官卧病至今未嘗供職以病丐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實得以祗受此臣義當去者四也臣聞國朝典故揆之禮經年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之衰病伏

枕累月實難支持血氣既衰所戒在得先聖遺訓其理甚徽此臣義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可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仰惟陛下眷知之深洞照情實曲推上聖之仁俯成匹夫之志特賜檢會累奏放歸田畝伏候勅旨

授内宫觀再乞歸劄子

臣近緣第三次辭免新除左通直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恩命云云伏念臣前所陳述乃事君

之大義人臣之常分盡出誠實非事矯偽欲望聖慈檢會臣累奏特許臣退歸田里俾養衰病以盡殘年伏候
勑旨二月八日奉聖旨依舊微猷閣待制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任便居止

乞辭免謝劄子

左通直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尹焞奏臣近緣疾病羸困乞歸田里聖恩寬大許令自便准勑提舉江州太平觀一介書生何以仰朝廷成就憐憫之意切念卧病之久筋力疲乏步履拜跪不能勉强無緣出赴謝

辭欲望特賜敷奏放免辭謝庶使羸軀不至殞越取進

止

辭免除次對職名劄子

臣已於今月十五日扶病出門前去平江府以来就醫居住伏念臣昨蒙陛下名從田野置在經筵雖曾蒙除禮部侍郎緣為卧病在告元不曾供職今来仰荷聖恩許從自便但以次對之職難以冒受欲望云云

乞致仕劄子

伏念臣本以庸愚老於田野頃值聖明遠加聘名牢辭
弗獲誤被寵光起侍經帷遂躋禁從畧無微效之可錄
實以多病而得休今者犬馬之年已登七十形神衰瘁
疾病侵凌報國無時拊躬知愧安可尚叨廩稍坐食祠
庭揣分據經亟當請老欲望聖旨許臣依條致仕伏候
勅旨

遺表上表為永辭軒陛事

臣焞言焞聞有生必死乃事理之固然原始要終亦臣

心所深諭獨有終身之恨曾微報國一作主之功將死有陳其言或善臣焞中謝伏念臣幼則孤蹇長而賤貧道不合時志惟師古幸有淵源之自竊窺聖哲之心顧得志之莫期則終身而獨善絕清時結綬之志有後進舞雩之遊不意垂老之年乃遇中興之主伸請康招聘之意易和靖安退之名起從遐徼羈旅之中置之勸講侍從之列來崎嶇者萬里奉清燕者踰年感得時之若斯實有惓然之志悵事君之已晚莫勝蘧爾之軀終臥病

而亡歸尋引年而告老始終被遇自謂莫倫死生之間
夫復何憾伏望皇帝陛下益隆聖學廣被名賢惟祖宗
爲陛下之規惟方策爲陛下之鑑洪惟我宋度越前朝
惟子惟孫有典有則而况天方悔禍民獲小康益勤宵
旰之憂必復國家之始永辭聖世莫罄愚衷臣無任瞻
天仰聖結戀於悒之至謹奉遺表以聞臣誠惶誠懼頓
首頓首謹言紹興十二年十一月日奉議郎充徽猷閣
待制致仕臣尹焞

和靖集卷二

和靖集卷三

宋 尹焞 撰

詩

亡姑墓銘詩

嗟夫人之生兮一氣凝乎混茫變而之死兮去不知其何鄉唯懿德之在人兮愈久而不忘歸安此室兮其千萬年無壞傷

過种明逸故居題絶句

少年亡意學經綸老矣空餘此一身面似髑髏頭似雪
却来巖谷繼前塵

自秦入蜀道中絶句三首

緑陰深處竹籬遮也有紅花映白花却憶故鄉卿相第
不及張三李四家

曉来雨過槐陰潤午霽風揺麥浪寒自愧此身徒擾擾
未知何處可偷安

南枝扗枝春事休啼鶯乳燕也含愁朝来回首頻惆悵

身過秦川最盡頭

避賊至商山絶句

西来幾被雪霜埋鴻雁嗷嗷莫强猜今朝始踏商山路

高視浮雲任去来

雜文

進論語狀

孔子以来道學屢絶言語文字去本益賒是以先聖遺

書雖以講誦而傳或以解説而陋况其所論所趨不無

差謬豈惟無益害有甚焉脫使窮其根本謹其辭說苟不踐行等為虛語此先聖所以重講解甚言辭也況如臣者材質甚愚修為無取施之於己未見其功資以事君亦將何有其於聖賢言行何足以窺測奥妙發明指歸强顔為之第塞詔旨臣無任慚羞恐懼之至

論語解序

臣自布衣入侍經筵被旨解論語以進臣職備勸講不敢以寡陋辭竊惟是書廼集記孔子嘉言善行苟能即

其問答如此親炙於聖人之門然黙識心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後之解其文義者數十百家俾臣復措說其下亦不過稱賛而已恭惟陛下聖學高明出乎天縱如舜好問如湯日新舉賢而遠不仁修己以安百姓固以合符乎夫子之道施之於事業矣復何有待於臣之說然而學貴於力行不貴空言若欲意義新奇文辭華贍則非臣所知也姑摭所聞以稱明詔臣謹上

題論語解後

焞紹興七年十一月被召到闕賜對押赴經筵承續講說論語衛靈公之末一章次日有旨給筆札解論語以進念以說書為職不敢以固陋辭方以病困殆蒙賜寛假病安日觧進明年二月駕還錢塘焞以病從百司先行三月病少愈力疾日赴經筵是月十三日詔促成書以進時手顫目昏心思荒錯深懼稽命之久遂勉强為之姑塞上命四月二十一日進至而學者祁寛吕稽中堅中在焉書成皆三子之助也九年春復病丐歸蒙恩

授以閑禄聽其自便遂寓居平江府虎丘寺之西菴寛從余居上方暇日見此秩云當時潛録欲終身誦之甚矣其嗜學也相從既久若是書也講亦熟矣豈不知此一時應詔而成皆前人成說雖有一二臆見坐以老病拙訥心之精微詞不能達令取觀之徒有愧汗先聖不云乎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焞於諸公亦然何用此為寛復請藏之因識始末併戒其勿以示人幸諒區區之意冬至後一日書於三畏齋

書易傳後序

焞至閬中求易傳得上十卦於呂稽中實余門生也後至武信壻邢純多方求獲全本以所收紙借筆吏成其書為生日之禮殆與世俗相祝者異矣敬而受之乃言曰誓畢此生當竭吾才不負吾夫子傳道之意壬子七月二十五日門人尹焞書

師說序

焞年二十始登先生之門被教誘諄諄垂二十年昔得

朱公掞所編雜說呈先生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某在何必觀此若不得其心只是記得他意豈不有差經兵火來蜀中得數本竊觀之其間或詳或畧因所問而答之蓋學者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未能無失不敢改易焞雖未盡識其意以所見無疑者輙成此書目為師說覽者各自得焉不能詳告也紹興六年四月二十一日門人尹焞記

跋西銘

橫渠先生作此銘或疑同於墨氏之兼愛寓書以問伊川先生荅曰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子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二本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

而不及用彼欲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為不及不亦異乎

題伊川先生語錄

焞登先生之門後五年見劉唐詢通直出示朱公掞給事所編先生雜說焞欣然受之録呈曰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復請曰所留雜說何如先生曰某在何必看此書若不得某之心只是記得他意豈不有差焞後更不敢復讀兵火之餘偶至蜀中見人人成編盖所見有

淺深故所記有工拙細觀之則失其意者不暇一一言也焞侍坐先生誨之曰夫子没而微言絶七十子死而大義乖信然今日道學絶講親炙者無幾則迷妄失真亦固多矣可不哀哉如世傳史評之類皆非先生所著寓九江夏庭列惠然見訪語此道輒書以誌之紹興七年四月二十八日門人河南尹焞書

題伊川先生像

焞至蜀累年見伊川先生畫像數本最得其真然則望

之儼然即之也溫殆非畫工所能傳也學生祁寛好學守道欲刋諸石以傳久遠其志益可佳矣門人河南尹焞題

題蜀本周易後

易之道如日星但患於理未精失於機會則暗於理者也聖人復生恐不易我之言

書伊川先生修禊序帖

陳公廙予之舅氏也元豐戊午卜居於洛後一年為此

會少年常至其處時先生在會中有此文黄循聖以此
隹紙見示遂為之書紹興九年十月七日平江虎丘西
菴三畏齋洛陽尹焞書

題温公莊子節帖

焞少年居鄉里文正温公來謁叔父諱材得侍立左右
今觀其書用筆端正揚子雲云書心畫也寧不信然紹
興十二年暮春晦月河南尹焞謹題

跋馮聖先墓誌

余友聖先每至洛見先生多同處以講此道也焞貧居杜門未嘗一到汝晦其子忠恕好學樂道丙午秋九月焞被名赴闕忠恕相訪不暇款語兵火之餘奔竄來涪陵再獲與其子會聚遂錄此銘見遺時紹興四年十二月望日偶書此以誌歲月云

又

東皋處士馮聖先余同門之友也汝洛相去甚遠聖先至必同處講學忘鑽仰之勞不幸早世莫見施設淵上

丈人陳叔易以文辭翰墨爲一時之妙述君懿行深有餘意焞之言不足爲重輕其子忠恕欲題其末以信來世謹書此用慰孝心非敢爲助也紹興六年秋八月十有八日洛陽尹焞題前所題藏之於其家後所題以授忠恕

跋馮聖先詩集語

焞昔年洛中與聖先相會遂出示佳篇兵火之餘至涪陵與其子忠恕相會遂得遍觀亦可見其志之所存也

感歎之餘以識歲月紹興六年重陽日千福院三畏齋
洛陽尹焞謹題

告伊川先生祠文

維紹興六年歲次丙辰九月丙寅朔二十有五日庚寅
門人和靖處士尹焞請伊川先生侍講祠而告曰焞甲
寅孟秋始居涪陵乙卯孟冬誤辱召命繼下除書實嗣
講事人徼望輕敢紹前躅辭不獲命勉赴行朝有補於
世則未也不辱師門則有之今茲啟行惟先生有以鑒

之謹告

書

遺書

右焞啟其生也榮辱在大夫之後得正而斃庶乎君子之歸敢陳將死之言以告終天之别伏念焞曩由羈旅經涉亂離竊希先哲之風不改陋巷之樂晩而有遇遽陪侍燾之聯病不能朝獲遂賜骸之請念始終進退之禮繄生成坱圠之恩無復更生遂為永訣伏望平章僕

射相公佐佑王室康濟斯民力扶上聖之君亟致中興之業瞻依曷既涕泗無從謹奉遺書布叙伏惟鑒察不宣

答王信伯

焞頓首啓前月特蒙寵顧以病軀不得款奉教益為恨繼辱賜書併録示定夫所撰其叔父墓銘顯道書先生易傳後捧領披讀感愧之心有不勝言專使至承惠翰荷眷予不忘甚幸甚幸焞即此遠依庥庇諸事粗遣腰

痛亦減七八不煩過慮曾憲來寓虎邱日獲相見或云可居旬日車馬閙欲来此遂得欵聽益論未間尚冀為斯文自重懇切懇切便還專奉啟起居無謝下情不周

焞頓首再拜

錄示易傳差誤且據焞所收本寫呈乞檢至更望訂其是非他俟面議焞再拜

焞頓首啟向寓虎丘時蒙寵顧極荷眷予之勤去秋過高隱辱館待至厚拜别之久日益瞻仰遠承惠問獲聞

動静感慰無集即日大暑伏惟尊體萬福焞去年冬末來會稽凡事安集不敢有煩遠念末由拜會惟乞爲斯文倍加保重以副願望真切謹專附手啟上問不周焞頓首再拜六月二十四日謹空

焞再啟自至會稽以退閑不修講人事不遇便人故久不得上問必能深察向承教論語二事今已改正或更有未安處有的便無惜貶諭朋友切磨之道廢而不講正賴吾信伯也萬萬留念顒望顒望貴眷各叶吉慶時

暑以保愛為祝小姪塤已受恩今年三月得岳祠亦薄有祿廪僥倖僥倖亦恐知之焞再拜

答祁居之

焞前年冬末相別兩見改歲衰老日甚幸未昏憒亦不敢虚度時日十二月末到會稽初至稍困人事今即遂安居經夏别無所苦不煩遠念半月前有人傳言在餘杭斡事方怪咫尺無一字見及忽收專問獲聞動静欣慰可知示諭附來書未嘗得一何也今後非的便不可

附書彼此無益故此中未嘗附書者蓋以此也川中諸公未嘗通問馮貫道四月間專遣人至猶題黔州通判銜位向在桐廬見除梁山軍未嘗來行朝傳之者妄也伯世何故尚留枝江鈌在何時仲志在廬山有所授未景實来别其兄德元往来過此相聚甚欵不講人事終日相從德元在四明時通書敦智間相見此亦有一二學者相見不保其往恐知之李習之復性書三篇舊亦常讀偶記韓退之與孟簡書云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

果能不叛去否習之亦韓門生也却晚從釋氏無足怪者古人尚如此況今日時去時來果求何事果見何理而望終始不移大難大難居仁時得書見勉倡此道然老拙之職似當然其如力薄何此道如青天白日誰不見之昧者汩以利欲一出一入望知其至多見其無益也吾子勉旃相會未期暑氣尚炎萬萬倍加保重令弟必且在左右不敢致問秉筆揮汗信筆作此言無次叙一讀焚之可也六月二十五日焞書啟上

答謝用休書

焞頓首拜啟向在行朝遠辱惠問尋亦拜答以致謝悃未審得達聽覽否忽忽三年不獲嗣音想無便而然也季夏極暑伏惟燕居多暇尊候萬福焞已未仲春得請宮祠來居姑蘇虎丘山寺人事廢絶雖欲上狀無從可致未知高明能亮誉否年老多病去歲乞致仕蒙恩允許今春初隨壻氏邢純來寓會稽偶虞教授仲琳時見過志學之士也赴仙鄉新任遂專附手啟上問伏幸照

察不周焞頓首再拜用休先輩友兄閤下六月二十六日謹空

焞蒙録示先生雜說至感至感易傳必有此書先生自爲無一字可疑向亦嘗與虞君言之矣向在川中見印行先生文字焞有數百字以辯之未暇録呈思叔祭先生文已收得久矣當時同祭者范棫孟厚焞四人亦恐要知焞再拜

焞再拜啟焞處此之樂否虞皆悉之不果縷陳向得請退閑甚欲得謀居仙鄉以力薄不能遂適去年夏偶墒

氏除此中差遣去彼不遠仍是一路此心終欲一到左右又未知何如人事未易前期也向同来洛中諸兄誰且安處鄉里者後来俊秀繼此學者爲誰因有的便切望示諭在洛中時曾有收得先生文字或當時答學者之問者否老兄不憚煩爲寄及幸甚幸甚貴聚萬福令嗣幾人相别久矣南北遼遠皆不知聞並乞批諭專托虞公尋訪高隱未得詳悉併冀照亮

焞再拜啟得虞教授書知吾友作學録甚慰鄙懷今虞

君作教官吾友為録使鄉校知此道者衆何難之不易也虞君鄉論甚美於此道信之極篤每相見多言及此但恨未能盡所欲言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氣味未可據道在吾友尤宜勉不妄不妄焞再拜上

和靖集卷三

和靖集卷四

宋 尹焞 撰

壁帖

聖學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静虚動直静虚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焞謹書

曽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虚犯

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

成之地爾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設謂虛設信夫銘諸牖以自訟紹興八年正月二十二日焞謹書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

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修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順吉逆凶天之命也畏大人與天地合其德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

之言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慚）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謂我須要得

是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在人賦分有厚薄是命也然有性焉可以學故不謂性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意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固為仁之端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寥寥天氣已高秋更倚凌虛百尺樓世上利名羣蠛蠓古來興廢幾浮漚退安陋巷顏淵樂不見長安李白愁兩事到頭須有得我心處處自優遊

閑来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牕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
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
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右秋日偶成紹興十年
十月初七日天氣清明因筆書此時居桐廬縣廨西西
齋
能言未是難行得始為難須是真男子方能無厚顏
曉日都門颭旆旌晚風鐃吹入三城知公再為蒼生起
不是尋常刺史行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孔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者其惟孔子乎

顔子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之所愛者也顔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

而忘小焉耳得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則貴富賤貧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顔子亞聖

畏天命則可以不失付畀畏大人如此尊嚴而亦自可畏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三者學者之宜慎乎其思之

窮不能卷達不能舒謂之知道不亦難乎（右窮達吟）

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

至德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茂叔牕前草不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觀天地生物氣象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為難

民之秉彛也故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已哉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也天理皆實理也人而信者為難

子曰治亂運也有秉之者有革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

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往一来各以數至豈徒云哉

意未萌于心言未出諸口神莫得而窺人莫得而咎君子貴慎獨上不愧屋漏人神亦吾心口自處其後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

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

身生天地後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餘何足言右自餘吟

家請官供不報答無異雀鼠偷太倉

予言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

氣閼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困辱非憂取困辱惟憂榮利非樂忘榮利惟樂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陌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叅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吾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得不雜學故明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薛收問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歎曰乃

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

周之人以石之韞玉者為朴鄭人之言以鼠之腊者為朴鄭謂周曰欲朴乎周人大悅顧屬目出而視之死鼠也唾之而去

視聽言動行住坐卧謹之慎之日求寡過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

踐形有說常希孟樂内無功可比回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

難

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人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由孟子

則可以觀易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二月二

日至此閑過時日甚多處此室不勤于學誠吾師之罪

人也三月十五日書

九月十九日已後人有長短是非不須論說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似非已事安知人不以己是為非乎戒之慎之無蹈前過也置之目前日當三省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為者敗之不如自然溫公無為贊

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

子居家雖孩孺不狎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

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病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恥

或問一日静坐見萬事平等無礙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是静中之功蓋心虛氣平而然須於應事時常有此氣象方好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失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誠哉斯言守而勿失

好仁如好色好仁為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誠其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歎曰已矣夫思之甚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

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古人避地隱居須慎其所處不為人知姓名乃善處者也余尚未能絕交息游是為深病年將七十學不日進道不加修碌碌隨衆實為人世間一蠹物耳書此以自訟九月初七日謹書

可勉者行可信者言可委者命可託者天四可吟

言不可妄行不可隳命不可忽天不可違四不可吟

耳不妄聽目無妄顧口無妄言心無妄慮四者不妄聖
賢之具余何人哉敢不希慕季春初九日焞謹書
寸心明徹物難方質直從來氣焰長何事陋居藏不得
盡堂金殿借餘光
百年光景擲梭如無事休將世網拘天盖地承今昔在
爭名懷利一歸虛紹興十年三月中澣日虎卯酉菴三
畏齋書
和靖尹公先生遺墨一卷皆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

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粘之屋壁以自警戒者其家

緝而藏之今陽夏趙侯刻置臨川郡齋摹本見寄熹

竊惟念前賢進脩不倦死而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

識而趙侯所以摹刻之意又非取其字畫之工以供

好事者之傳玩而已捧讀終篇恍然自失因敬識其

後以自詔云淳熙丙申三月丁巳新安朱熹敬書

和靖先生所居之齋多以片紙書格言至論置於牕

壁間今往往藏於其家如此所刻是也反復玩繹遐

想其感發之趣深存體之功至而浹洽之味為無窮也嗟乎學者於此亦可以得師矣淳熙丙申三月壬戌廣漢張栻謹書

和靖集卷四